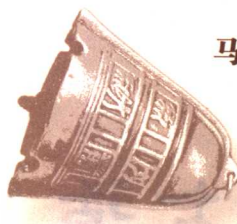


马存兆 编著



茶馬古道上遠逝的鈴聲

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历史



马存兆 编著

茶馬古道上的鈴聲

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历史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样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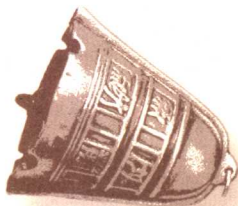
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历史/

马存兆编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1112-263-3

I.茶… II.马… III.古道—简介—云南省 IV.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9864号



茶馬古道上遠逝的鈴聲

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历史

马存兆 编著

组稿策划：邓立木

责任编辑：周元晖

责任校对：何传玉

装帧设计：孟涛涛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33千

版 次：2007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12-263-3

定 价：60.00元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5033244 5031071

网址：<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目 录

前 言	(001)
一、访赶马老人赵汝志	(002)
二、访赶马老人杨志明	(020)
三、访赶马老人赵海青	(032)
四、访大马锅头包文彩之孙辈们	(038)
五、访赶马老人李书林	(044)
六、访马帮知情人贾春盛	(056)
七、访赶马老人赖其延	(064)
八、访马帮知情老人孙绍雄	(068)
九、访马帮知情老人杨明成	(074)
十、访马锅头熊正宗老人	(084)
十一、信息点滴	(096)
十二、小围埂的马帮古道	(098)
十三、访问马一骐老人	(102)
十四、访问马育文老人	(106)
十五、访问忽健太老人	(116)
十六、访问杨厚良、马士俊老人	(120)

十七、访问杨学良老人	(126)
十八、访问忽然亮老人	(132)
十九、访问幸福昌老人	(138)
二十、访问赶马老人杜瀛诚	(142)
二十一、访问赶马老人罗必茂	(146)
二十二、访问昌宁县马致润老人	(152)
二十三、访问赶马老人黄忠诚	(160)
二十四、访问凤庆县木成才先生	(162)
二十五、访问临沧城丁训廷老人	(166)
二十六、夷方路上探访记录	(170)
二十七、到曲硐的情况记录	(176)
二十八、在博南古道途中	(180)
二十九、杉阳至水寨途中	(190)
三十、姚关探访记	(202)
三十一、访问段春山老人	(206)
三十二、访问周鸿开先生	(212)
三十三、访马帮知情人王学俊	(222)
三十四、访问赶马老人马德富	(226)
三十五、访问马帮知情老人吴定清	(234)
三十六、访问马帮知情人马淑贞	(238)
三十七、访问赶马老人黄国忠	(242)
三十八、访问赶马老人王汉育	(254)
三十九、在洱源土庞村探访记录	(262)

四十、访问詹子全老人	(266)
四十一、访问李正雄老人	(270)
四十二、访问赵石钟先生	(276)
四十三、访问赶马老人赵德原	(278)
四十四、访问马帮知情人章天柱先生	(282)
四十五、腾冲商帮、马帮驮运文史资料选摘	(322)
四十六、赵以镛先生谈民国时期的弥渡商业	(342)
四十七、董和先生谈新中国成立前腾冲的金融业	(364)
后 记	(374)

前 言

云南的茶马古道，曾是一条世界有名的连通中国内地和中东、南亚、东南亚的交通大动脉。在这条古道上，曾有许多故事、回忆和难忘的经历，但随着古道的荒弃，赶马人的一个个离开人世，这些故事、回忆和经历等都将慢慢消失。

为保存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追逐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研究云南近现代马帮状况，笔者在滇西地区，寻找尚健在的马帮马锅头、赶马人以及马帮活动知情老人，对马锅头和赶马人较出名而又集中的村寨、城镇进行深入探访调查，并将所见到、听到的村容村貌、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受访人的家世、人际关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对马帮的影响，遵照以真人、真事、亲眼见、亲耳闻为记录事实准则，如实介绍出来。目的是给对马帮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史家及后人提供一份来自山野村寨的真实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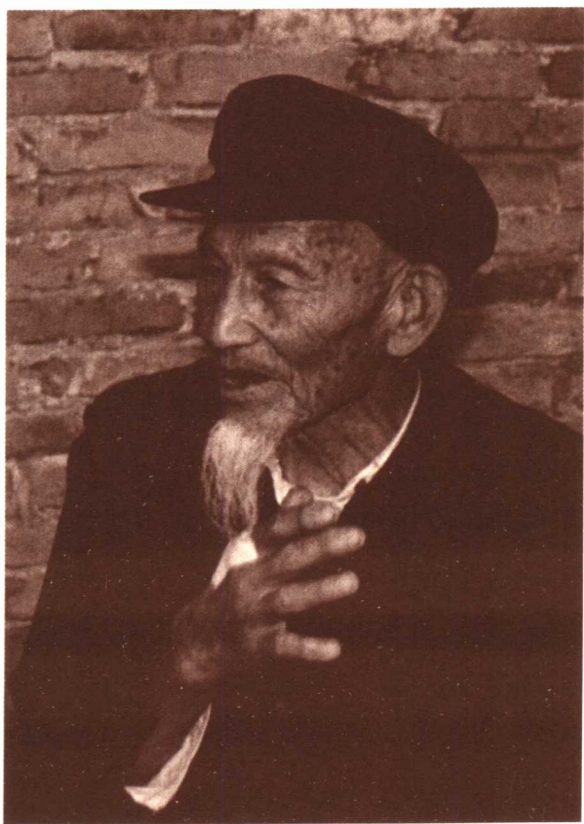
笔者是站在农村基层角度看社会，不媚时而直录。记述不周之处，请学者、史家及后人见谅！

一、访赶马老人赵汝志

时间：2002年5月9日、5月20日。

地点：大理市凤仪镇芝华村老人本宅。

受访人：赵汝志，回族，男，85岁。



赶马老人赵汝志

受访老人赵汝志为笔者岳父，回族，1919年生，85岁，现健在。老人从小赶马，赶马经历颇多，平时闲谈也常讲赶马往事。笔者以口述马帮史话为专题，进行了专访。

笔者：祖上家世略^①还记得？

赵汝志（以下简称赵）：听我阿爸（爷爷）讲过，老公公是文举人，原来住的老房子被大火烧了，当时老公公为人好，县太爷主持募捐又盖得现在三坊一照壁的这院老房子。听说盖房子时，大江西村上片的老百姓，冬天披着蓑衣都来做义务工。房子已经有百多年的时间了，后代子孙树大分枝，一家分了一份，现在都到外面发展，又另建新房，老房反而空闲起了。

我阿爸叫赵玉根，生三子：长子赵钟富，次子赵钟贵，三子赵钟全。

三叔赵钟全的二女儿玉团的老公公就是赶马人，死在夷方路上，玉团她妈老死家中。大因嫁本村马锅头马绍元，就是马泽润他妈。二因叫阿七娘。

老二就是你们的阿爸，叫赵钟贵，生有三子三女。大哥是赵汝明，娶得巍山媳妇，旧社会娶媳妇，人都没有瞧清楚就结婚，娶回来的媳妇没有原来永厚他大爷去相亲时的长相好。

笔者：为什么？

赵：你们大爷长相不白俊，怕女方家看不上，请永厚的大爷顶替去相亲；女方又怕男方看不上，又请了另一位长相好的姑娘来相亲。实际双方都在搞假，旧社会叫“抽班换顶”。新媳妇讨进家门，生米已做成熟饭，还能咋个办！

（笔者按：老人在弟兄中排行老二，家族侄孙辈们通称“二耶”、“二大爷”、“二爸”。）

笔者：年轻时赶马走过的路略还记得的？

赵：还记得一点的，想想说说看，赶马时走过这几条路。赵州（今凤仪）到昆明十二站马路，第一天到红岩，第二天到云南驿，第三天到普溯，第四天到沙桥，第五天到吕河，第六天到楚雄，第七天到广通，第八天到舍资，第九天到禄丰，第十天到老鸦关，第十一天到安宁州，第十二天到昆明。常住顺城街南京会馆，老板是昆明回族马如香，在他家住，针都不会打失（丢失）一根。

赵州到中甸（今香格里拉），第一天到大理，第二天到右所，第三天到剑川甸南，第四天到关上，再从关上到丽江、桥头，过金沙江到中甸。

赵州到保山，第一天到小围埂，第二天到沙坪，第三天到龙街，第四天到杉阳，第五天到水寨，第六天到保山，我们赶马帮运货有时驮洋纱、棉花，常到诸葛营勒驮子（捆扎驮运的货物）。

赵州到耿马，第一天到红岩，第二天到苴力，第三天到白杨河，第四天到车子房，第五天到公郎，第六天过澜沧江神舟渡时天刚亮，第七天到茶房，第八天到云州（今云县），第九天到头道水，第十天到羊头岩，第十一天到缅宁（今临沧市临翔区），第十二天到勐永，第十三天到蒿子坝，第十四天到耿马；另一条路第一天到羊头岩开亮^②，第二天岔路到孟支河，第三天到勐永，第四天到蒿子坝，第五天到耿马，由这条路走，要多走一天时间；还有一条路由缅宁，经过博尚、勐库、双江、勐增到耿马。

赵州到西昌，那时叫走西康，第一天到红岩，第二天到云南驿，第三天到普溯，第四天岔路到代左，第五天到姚安，第六天到大姚，第七天到猴街，第八天到龙街，第九天到拉碧，第十天过金沙江到凤山营，第十一天的地名记不起了，第十二天到会理，第十三天到白果湾，第十四天到永定营，第十五天到金砖桥，第十六天到洪水塘，第十七天到马道子，第十八天到建昌（今西昌）城。我们在西昌马帮还驮运过大米，送到修公路的工地，从西昌出发，第一天到泸沽，第二天到冕宁，

第三天到叫铁载载的地方。听说再走就到四川绵阳了，公路通到铁载载，我们大米驮到铁载载就折回来了。在西昌我们驮了几驮川烟回下关，滚一滚回来的吃账（方言，指充抵回来路上的饭钱。下同）。不去驮大米的马帮，回来自己没有货运就放空，那时到西康的货多，回下关的货不太多。这条路是驮正当物品走的马帮大路。另外，还有一条，由赵州到西昌的马帮路，路途艰险难走，很隐蔽，有的地方走一次后，就再也没有走过了，只能说出大体地名，详细情况记不清楚了。有一次，我们驮下关茂恒^③几家商号的大烟，送给西康省银行。我们从大桥大路出去，走乐和到化营，走宾川鸡足山脚、榆棚、马家湾过金沙江到期纳，又走河口、杞关，到永北（今永胜）瓷厂新庄，又过华坪马宝田、雾子田，在白水江和金沙江汇拢处过江，然后再走六天才到西昌城。

笔者：过去很多赶马人都讲过这次武装驮运大烟的往事，您老是亲身经历，请讲一讲。

赵：马帮走西昌情况是这样。头天在马文秀家勒驮子，整理好货物后第二天清早就出发。次日早上我去早了一点，天还没亮，马文秀他爹就说：“老表，时候还早，您睡一下，马国柱家拽锅（方言，指吃饭，也指吃完饭收拾碗筷。下同），我又叫你。”

我在他家花园里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的漏角房子^④着火了。火越烧越大，惊醒后想：“我在马文秀家睡着的嘛，咋个会梦得这个梦！”正在想的时候，马文秀他爹就叫：“老表，起来得喽，马国柱家罩着马了。”我们把马罩好，端上驮子，朝乐和去，马文秀他爹提了一盏马灯，送我们到车路边，他说：“老表，路上小心一点！”他嘱咐后，就回去了。

我们从乐和村村心穿过，走东边路过本常村村口，到化营，过浑水塘石头村、茛村、鸡足山脚、热水塘、榆棚，由马家湾过金沙江到金江街，期纳街。到期纳街那天，已是傍晚，街上正唱戏，我们有的赶马人去看

戏，留伙夫做饭。还留小关邑一个名叫小五的守驮子，他把二十响插在枪壳里一半，扛到肩头上站哨，瞧着好像抬挺机枪，所有的马帮锅口，全部都由他一人守护。我们看完戏后，才吃晚饭。吃饭时赶马人在期纳街边沿街蹲着，整条街都是赶马人，人多势众，任何人都不敢招惹。

记得我们那次赶马，马国柱是马帮的锅头总管，他带了三十多匹牲口。李春芳带了二十多匹牲口，加上马文秀和我们其他几家带的马匹，是一队有百十四匹骡子的大马帮。驮得大烟六十多驮，用皮褡子装的二十响枪有两驮，另外的骡子驮锅篮和其他货物。马为良锅头有对大铃好，声音大，传出去的路程远，马国柱锅头用一匹大骑骡才把它换到手，以现在的价钱，恐怕要管上万元。记不清是什么原因，国民党军大理师管区派了一个排，有三十多号兵护送马帮。我们赶马人每人发一支二十响手枪和小花号枪，一长一短两支背着。驮的货主要是下关茂恒商号的，其他商号的也有，主要就是大烟和枪支，枪的去向不清楚。我赶的是自己家的牲口，和他们合伙，只能叫驮什么就驮什么，在当时的社会，赶马人就图声势大贼匪不敢抢，平安回来就好了。

次日一大早，马帮由期纳出发到河口开稍（方言，即休息。下同），上坡到杞关歇店。第二天到永北瓷厂新庄，不有经过永北城，就由瓷厂到三堆子，直接进入华坪地界。

华坪县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风声，晓得我们要经过华坪，于是带着乡团在路上堵了我们的马帮三天。县长也拿不准我们什么时候会到，这天他因有事回县城去了，恰恰县长刚回去，我们就到了。

县长临回去时对乡长说：“路过的马帮，你一定要盘查、盘问。”于是乡长奉命检查我们的这批货。但我们马帮到了后，乡长见我们人多势众，心虚害怕，只敢说：“锅头、老板，我们在这点等三天了，县长有事回去，他说了，要我们过问这批货，我们是奉上行下，必须要问问，查查。”



芝华村概貌



回民做圣纪节一场景

马国柱对赶马人说：“莫啰唆。”于是赶马人把驮子端下，将就开稍煮吃晌午（下午饭）。

拽锅时，乡长又来了，他围着驮子转，走走瞧瞧，又来问：“老板、马锅头，驮着的究竟是什么？”马国柱回答说：“驮的是大烟，每驮都是大烟，全是大烟！”乡长听到这种口气，声气也不敢出，招回乡团兵丁走了。

乡团兵丁有的坐在墙根脚，有的半坐半靠在墙上，有的晒太阳。乡长过去悄悄说：“可能吃不下他们。”就不敢搜查我们的驮子。我们吃饭后，锅碗都来不及洗，就丁零当啷地装进锅篮。平常，抬驮子三个人一起，一个人牵马，两个人抬驮子。那天忙得只有两个人抬，拉马的人都不用，一手抬着驮子，一手把马头按下去，朝马头前抬上鞍子。骡马不分把数，不分谁在前谁在后，驮子驮在马背上，就踏起灰土急忙走了。我们走的方向，由西向东，两边有山包，斜扬坡上去翻垭口，我们马帮顺着箐槽槽上去。护送马帮的师管区的排长吓垮了，他队伍不敢集合，口令都不敢喊。幸好赶马人杨中林当过兵，瞧瞧情况不对，站出来代排长喊口令，叫大家上上刺刀，指挥队伍说某班跟我走，某班跟着马副官走，某班跟着杨宗杰他爸，某班跟着马子尚。随后，队伍便分别跟着杨中林他们朝前抢山垭口开路。跟着杨槐、马子尚的抢占两边山包，跟着马国柱的朝后压阵，赶马人招呼牲口。原来还叫我朝前买草料，马国柱说：“去不得了，不去了。”我就跟在马国柱后面走。那些乡团兵丁看看势头，不敢动，散回去了。

在马宝田开稍，买得一个乡绅的柴做饭。他故意找我们的茬，拿给他的钱再新都不要。我们说给他，钱有什么挑的，不要挑了。他就发脾气，把我们火塘上的柴撒了。马国柱制止说：“我们赶马人，最忌的就是火塘上的火被弄熄，你为什么要把柴撒了？”把我们的柴火撒了，还了得么？双方就想动手打架。乡绅看打不过，回去找了一些人，堵在半

路要打我们，实际是想抢我们马帮驮的货。

小关邑马帮的熊正宗、王文亮两个赶马早走一步，准备去买草料，路上乡丁遇到就问：“你们咯是马帮上的人，咯晓得在那边打架？”熊正宗赶快说：“不是，我们是做生意，出门求财不求祸，打什么架？”于是乡丁就放他走了。王文亮走在后，隔着一段路，乡丁问他，他不会说话，就挨打，被打伤了。

那天我们马帮到了离住宿的地方不远处，只见一些人围拢来，是乡丁还是当地人分不清楚。小高、杨中林、陈登高他们赶紧抢占高地。对方来了一百多人，朝山头往上冲，想控制我们。他们看着我们只有三个人冲上山头，就叫：“不要打枪，活捉赶马人！”等他们冲拢些，杨中林他们的二十响哗哗地打响了。他们的人叫起来：“冲不得了，冲不得了，他们有机枪！”这些人有的把披毡往头上一拉，顶着往下跑，有的裹起披毡往山坡下滚，一百多人都被吓跑了。

我们第二天到三堆子，过白水江和金沙江的汇合处，马帮称为一过两江。过了江就到四川地界，师管区的兵送我们过江后，也就要折转回去了。休息时，马国柱和师管区的兵比赛枪法，比比看哪个的枪法好。师管区的兵枪不行，打枪会卡壳；马国柱的枪，净是二十响，小花号，打了不少子弹。在山沟里休息的人吓了一跳，认为出什么事情了，其实是赶马人和师管区的兵比枪。

到四川的路上没有马店歇，马帮往往要起早贪黑赶路。到西昌6天时间，过江先走两天，人烟都没有，一天到晚遇不到一个村子，完全是只有马能过的山路。这两天走后，出浑水塘，走拢大马路，再过白果湾、金砖桥，到马道子。马帮到的那天，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西康省银行，两家都来争这批货。两起人都来到马道子，各占一个山包，机枪架起互相示威。我们马帮从洼子里过，瞧他们咋个办。茂恒商号在西昌的掌柜曹汉臣，坐着轿子急忙赶到。一下轿子，他调解双方说：“不能打，一

起也不准动。先进城，由我公平地分给你们两家。”在曹汉臣的调解下，双方才没有开枪。进城后，曹汉臣按驮子分成两份，这样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茂恒商号是腾冲人开的，在昆明、下关各地都有分号。下关最大的商号就是茂恒和喜洲的永昌祥。茂恒可能是几伙人开的，具体的也摸不清。永昌祥是喜洲人独家开的，老板叫严保成，很“猴”^⑤。这次驮的大烟不单茂恒的，其他商号也有，一家商号有十多驮。私人也有请马帮驮一人一口袋货的，拼拢给马国柱就有五驮。这次单是马国柱管总的马帮就驮得六十多驮，连小关邑马帮、马文秀马帮，光是大烟就一百多驮。驮到西昌，烟分平后才没有打起来。

驮给二十四军的烟，由西康省银行代办。西康省银行的人不晓得咋个打包，银行的主任把我们打烟包的请去，帮他们打烟包。在银行后面一块坝子里，有一棵槐树，边乘凉边打包。大烟用油纸包好后再用麻线捆扎，打成四方印一样，一百两一坨，用软皮箱装了运走。要绑得紧紧的，我们的两个拇指都被勒肿勒烂了。

马帮驮的货，交后结账，是由马国柱锅头他们去办。货到后，我们一般的赶马人只赚一点运费，把自己带的货卖了后也赚得一点钱。我带的这点货，在路上就拿到身上背着，进城时寄藏在外面，卖给了西康省主席他爹刘老太爷。别的同伴，有的也有赚不到钱。和我一起的赶马人李成栋他爸住在西昌他亲家家里，他亲家姓毛，做羊毛生意。我把赚的一点钱抱去说：“亲爹，我们歇店不把稳(安全)，你这里把稳些，我把钱寄存在你这里。”他说：“哈呀呀，赵汝志，你能干嘛，你咋个做的生意，就把钱赚来了？”他把箱子打开给我说：“你瞧，我准备得一只箱子来装钱，连压箱钱都还没有装得一文，哈呀呀，哈呀呀！”他和我说笑，我把钱点交给他，就在西昌等候其他的赶马人一起回家。由于马国柱他们大马帮的账没有结成，小马帮也不敢朝前回家，怕路上挨抢。全

部人在西昌城等马国柱他们大马帮结完账后，将钱拿到手才一起回来。

当时中国银行造的钱，分两种，在中国印的是红色的，在美国印的是蓝盈盈的。但是，红色的钱没有美国印的蓝钱值钱好用。那次我运气好，刘老太爷舍得出钱，他给的烟价，是西康省银行的三倍价。我拿得三百两烟去，拿回来九百两的钱。我把钱寄存在李成栋他爸的住处，就是不想汇它，随身带，用着方便。我把这份钱又拿到顺宁（今凤庆）买货。

在顺宁，人家是要中国银行蓝色的钱，红钱不要。李成栋他爸的钱，完全是红的，他们不要。李成栋他爸就和我说：“赵汝志，你瞧他们红的不要，反正蓝的十块也就抵十块，我和你商量，我们合起买，蓝票、红票合着买可行？”我说：“好的，虽然我的钱好买，占得着一点便宜。不过我们同路出来，鱼要水，水也要有鱼，我们还是要您家帮忙，这点事情就依您家的主意办得了。”

我们到顺宁，拜访木主席^⑥家后，木主席领着我们到村子里去买烟。小烟贩各个村子都有几个，他们由山上到处收了大烟挑回来卖。木主席领着我们逛了一天村子，和我们说：“再好的烟你们都给它挑成上、中、下三等，掺合着买。好烟按规定一百两有十两的皮，差的随你们讲价，你们要的头桩，二桩烟拿去后，差的三桩烟留给他们。”我们在路上商量好，他领着我们尽去有钱人家买烟。篮子端出来，烟倒在楼板上滚。我们都把大烟挑成三类，卖主急了说：“啊嚏嚏，这种好的烟，还要挑！挑的过分认真了！”我们到有钱人家收的大烟，是由小烟贩挑到这些家，集中起来后又卖给我们的。

木家在顺宁的势力大，不接洽他，在顺宁做生意做不稳。他家的生意做在下关，下关有商号。木三是沙锅村军火库的军官，抗日战争时，我们驮军火，驮炸药，由小白营仓库驮到昆明，来找我们马帮驮运的就是木三。木家势力大，花钱几十驮的驮。我们要到顺宁，在下关就和他